

5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长篇小说卷（2000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富 萍

王安忆 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获

60

周年
纪念文存 珍藏版

长篇小说卷（2000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富 萍

王安忆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富萍/王安忆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7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·珍藏版)
ISBN 978-7-02-013018-4

I. ①富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7846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甘慧 杜晗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3
字 数 160千字
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18-4
定 价 69.00元

如有装帧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视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闲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一 奶 奶	1
二 东 家	10
三 富 萍	20
四 吕凤仙	29
五 女 中	39
六 “女骗子”	49
七 戚师傅	59
八 祖 孙	69
九 舅 妈	78
十 孙达亮	89

十一	小 君	99
十二	剧 场	109
十三	请奶奶看戏	119
十四	过 年	129
十五	年 后	140
十六	孙 子	150
十七	不辞而别	160
十八	舅 甥	170
十九	母 子	180
二十	大 水	190

一 奶 奶

这天下午，富萍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里。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，皮鞋底擦着水门汀的地，有一点回声从弄堂的壁上碰回来。下午三四时许的太阳光，黄黄地照耀着。小女孩的衣裙，在太阳光里，变得很美丽。富萍依着奶奶信上的指点，走到弄堂底处的门前。门开着，富萍迎门一站，挡了光线。门里面走道上，坐了几个女人。看不清她们的脸，她们身后有一些光照进来，画出了轮廓。其中有一个，站起来，向富萍说：来了？富萍就叫了声奶奶。

奶奶是李天华的奶奶，也不是亲的，是将李天华过继给她做了孙子的。当时，媒人上门给富萍说亲时，特别强调两点。一是李天华是初中生，二就是他奶奶在上海做保

姆。所以，虽然现在弟妹多，李天华又是老大，家里难免穷困些，但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。奶奶很早死了男人，没有儿子，一个女儿总是人家人，这样，就只一个孙子是她的后人，孙子的初中就是她供的。奶奶十六岁起就到上海帮佣，至今三十年，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，是个有身份的奶奶。富萍的爹妈死得早，是跟了叔叔婶婶生活，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看得很重，又不好嘴上过问，只能用心。给她说亲，她就低着头，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。人要上门来，她则死活不露头，钻在要好小姊妹家一天，等人走了，才回家。若要带她去人家里看，她当然更不去了，无奈，婶婶只得自己去了。心想，可别耽误了丫头的大事，叫人说做叔婶的不把侄女儿的一辈子当一辈子。回来，再一桩桩说给她听：老人如何心慈，弟妹如何听话，大妹妹已经说好了人家，隔年就要翻房子，等等，等等。她还是不说好还是不好。一直等人说到了李天华，她才没躲。李天华来的这一日，在家煮了饭，烧了茶。她从低着的眼睑下，看见一双黑布鞋，并得拢拢的。鞋不大，有些瘦，略尖的圆口，衬着白纱袜，脚背高一些，不是一双下惯水田的脚。那种宽扁的脚掌，巴得住泥和水的。她就晓得这不是一个吃力气饭的人。后来，媒人就送了彩礼来。彩礼除去一般的毛线，衣料，花线，还有一份盘缠，是奶奶让她去上海玩一趟。这样，富萍就来到了奶奶这里。

奶奶说是奶奶，看上去比富萍的婶婶还要后生些。奶奶的头发很黑，前面看像是窝攥，其实是将短发顺在耳后。身上的褂子是蓝布的大襟褂，长纽，立领。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，也不是乡下人的黑，而是黄白的。脸盘比较丰满，皮肤绷得很紧，但并不是细嫩的，有些老，不是苍老的“老”，而是结实的意思。奶奶的手也是这

样，骨节略有些粗大，皮肤也有些老。奶奶说话口音已经变了，不是完全的家乡话，但也不是上海话，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。她走路腰板挺直，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，但一旦弯下腰，那叉开腿下蹲的姿势，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。奶奶的五官也是这样。她是那种不怎么鲜明的疏眉淡眼，有些富态，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。但当她说话时，下唇微微前凸，上唇有些吊，露了点齿，依稀又变成了乡下的泼辣的女人。她的一个眼角上早年受了伤，没有落疤，只是使眼尾往里陷了一陷，形成一个坑。于是，眼睛往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，就有些“乜斜”的意思，有一点泼辣的妩媚。总之，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，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，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，而是一半对一半。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，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。她们走在马路上，一看，就知道是个保姆。

在她们扬州乡下，女人历来有出来做保姆的传统。有做长的，也有做短的。像奶奶这样，已经在上海落下了户口，成为正式居民，四乡八里也有一些。她们大都是年轻时守了寡，或者男人没出息，荒唐，而且没儿子的。就像奶奶这样。她们没有靠头，只有靠自己。她们出去久了，难得回来。要回来，也住不长。已经不服此地的水土，不是拉肚子，就是身上发疹子。所以立即就回去了。回去的时候，多半会带着一两个女人，带到上海去，替她们也找个东家。还有时候，她们从上海写信来，让谁家的女人去上海，也做人家。渐渐地，她们乡下的人，在上海就有了许多。而且是在差不多的地段做。东家和东家，有一些还是亲戚熟人，常常有得见面。这样，出门在外的生活，就变得容易适应了。

奶奶在上海三十年，基本是在西区的繁华闹市，淮海路上做的。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，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作是荒凉的乡下。其实，在那边缘的地方，比如闸北，普陀，倒是她们家乡人的聚集地。那大都是在历年的战争和灾荒中，撑船沿了苏州河到达上海的船民。他们找了块空地，将芦席卷成船舱那样的棚子，住下来，然后到工厂里找活干。上海的产业工人里，至少有一半，是他们。但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。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，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。

奶奶在上海西区里做了几十年人家，各式各样的人家她都见识过，所以她真的是很有阅历的。她曾经在一个越剧女老生家做过，女老生是拿包银的，收入颇丰。她的先生则是个美容医生，开私人诊所。两人没有孩子，住一套外国侨民的公寓。公寓的看门人是印度人，开电梯的也是说洋文的。所以，奶奶她便也学了几句洋文，“早晨好”，“谢谢”，“来”和“去”什么的。她不用烧饭，也不用洗衣服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细毛刷子，刷几堂红木家具雕花和贝嵌里的灰尘。她做了不久就出来了，她是不惯这样的清闲，而且没有人气。接下来的一户人家，是在淮海路略向东去的一条长弄里。家境很平常，孩子很多，男人一个人挣钱养家，在外滩的洋行里做事。她和女人一起忙家务，带孩子。那女人面色憔悴，衣衫不整，看上去倒更像是个下人。家里没一天不愁柴愁米，经常拖欠她的工钱。不久，男人又患了肺病，回家休养。奶奶不顾那女人哭泣挽留，坚决辞了出来，非但没要最后一月的工钱，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些汗衫短裤。这样糟践的日子，她也不能过。她还做过一户中等人家，夫妇俩都有工作，带四个孩子。夫

妇感情特别融洽，男人对女人好到了“腻”。专为女人订半磅牛奶，早上煮给她吃。她嫌膻气，不吃，他就用调羹舀了喂到女人嘴边。如此亲热，就把孩子冷落了，所以，这四个孩子一上来就和她亲，她也喜欢四个孩子的乖，但她还是坚决地辞了出来。她看不得那男人的肉麻样子。她早年丧夫，一直过着清寡的日子，眼里揉不进沙子。只是舍不得那几个孩子。后来，她到了别家人家，那几个孩子还来看她。她就介绍他们与新东家的孩子玩，做朋友。新东家和旧东家只隔一条马路，新东家所在的弄堂则要高两个等级，是公寓弄堂。新东家是做医生的，那时候，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，他关了私家诊所，在一家市立医院出任院长，上下班有汽车接送。这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，就从来没和她说过话，也不同她一桌吃饭。她倒是器重这样的男人，有身份。女人也是好的，和气，大方，从不当了孩子和她，与男人起腻。只是那三个孩子太张狂。大的是个女孩，刚上中学，已经学着摩登了，烫头发，戴胸罩，穿她妈妈的丝袜，老是责怪奶奶洗坏她的衣服，摆出大小姐的派头。下面两个男孩，稍好些，但也是傲慢。旧东家的孩子来玩，他们并不理睬，而是兀自弹琴，将琴弹得飞快。看那旧东家的孩子瑟缩在一边，她就很心疼。不过，到底是孩子，装样也装不了，渐渐也玩到了一起。有一天，先生早下班回到家，见有陌生的孩子在家里玩，当面没说什么，过后就让女人传给她，请那几个孩子以后不要再来。这使她非常不快，略过些日子，就找个由头辞工不做了。她虽然也不是那么不势利，但她很自尊，见不得太傲势的人。

她在上海已经很自如了，自信在保姆这一行里，只有她挑人家，不会人家挑她。而且她拿定了，只在西区的淮海路上做，只做上海人，

那些说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家里，她是不做的。曾经有人介绍她去虹口一个军区大院里，给一个司令家带小孩，工钱很高，可她只去看了一眼，就决定不做了。她看那司令家住一栋楼，家里也没什么家具，地板倒是打蜡的，沿墙放一圈沙发，像机关的会议室。厨房很大，却清锅冷灶，连水都不烧，由几个男兵到开水灶提开水。饭是到食堂去吃的，还吃的不是一个食堂，司令吃一个，司令的女人，也是个军人，吃另一个，小孩子再吃一个。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样。她过不来。她又不喜欢军营的环境，也不是居家的样。她从大院里出来，走在空旷的天空下，路上也是空旷的。一眼望过去，不见一个人，也不见一户人家，十分的荒凉。这算个什么鬼住的地方！她心里骂。在乡里，也还有个塘，塘里有鸭鹅，田里有做田的人和牛。走走，就有了村子，村子里有炊烟，有母鸡打鸣，有北边飞来做窝的燕子。老远望过去，就见红砖房一座一座的。红砖是只在窑里烧一遍的粗砖，不如青砖细密结实，但看上去，丝丝杨柳中间，则分外妖娆。奶奶想起了扬州乡下的情景，多么有颜色啊！一辆军车开过去，扫起一片尘土。她的身上脸上已经蒙了一层，灰头土脸的。

到了四川北路、海宁路一带，奶奶的思乡病就好些了。街道重又狭窄起来，有了店铺，行人，电车，汽车。从弄口望进去，可看见晾晒的衣服，玩耍的小孩，厨房间里的油烟味，也漫出了一些。那里面是奶奶比较了解的生活。但虹口的楼房却过于整肃高大了。那种红砖的墙面，挂着小小的黑铁栅栏的阳台，更显得墙面的大、宽和陡峭。弄堂也是宽和大的，显得比较宏伟。那种骑楼，也有着压迫感。人呢？像是比较杂沓，连相貌都是杂的。因为杂，总体就显得眉目不端，有

几个相貌好的，埋在里面，也显不出来了。她总归是看不惯。走在海宁路桥上，桥下是苏州河开阔的一段，可见远处的船只，挤挤地驶来。她也闻不来这种河水的腥气，还有带潮气的风。她回到淮海路上，才觉着心定了。那些较为短浅的，新式里弄房子，可看得见弄底。街道是蜿蜒的，宽窄得当，店面和店面挨着。有大楼，却不是像虹口，邮政总局似的森严壁垒。而是只占一个门面的门厅，从外可见电梯的开阖升降，电梯边上的大理石的楼梯，拐弯角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，光正好照进来。门厅里开电梯的和门房说着闲话，激起一些回声，走过去，就可听见一两个字。街面上也很繁荣，但不闹，人来人往的，大都是本地段的人，所以，就不杂。这里的格局要小一些，因此，相互就有呼应，是住人家的地方。这里的人，长得也好，文雅。不像虹口的人那么，有些粗犷。这里的人也会穿衣服，倒不是一味地摩登，而是见过摩登的世面，反倒安静下来，还略有点守旧。

奶奶走在这里，思乡病完全好了。像方才说的，她已经染上了这城市市民的脾气，抱有成见。可谁能说她不是这里的市民呢？她要比那些年轻人更熟悉这城市。你听她说说她的奇闻异见，是你做梦也想不出来的。光是这条街上的，就够你听一大阵子的了。有拍花子的故事，就是说，有人往小孩子头上拍一下，小孩子就迷失了方向，眼前只剩下一条道路，跟着那人走，走，最后走不见了。有夜半鬼叫的故事，并且有名有实，就是某弄某里的老太，夜夜听见鬼叫，一直听了半年，然后就死了。还有主仆情奔，还有杀夫，等等的。她还会说许多戏文：祥林嫂，王魁和敝桂英，梁山伯和祝英台，杨三姐滚钉板。这些戏文大都来自这城市的市民剧，越剧。她甚至还会唱上两句呢！说出来不

怕你不信，连美国好莱坞的电影，她都看过。比如，卓别林，她就知道。发的还是美国音：“俏别林”。但她并不怎么爱看美国电影，因为美国电影大多是皆大欢喜的结尾，而她崇尚悲剧。一说起那些悲惨的剧情，她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她帮佣人家的小孩子，都听过她的故事。她讲故事，很合小孩子的口味。她并不严格地按照情节顺序来，多是些片断，七跳八跳的，但是，却有着强烈的气氛。她特别善于渲染恐怖和凄厉。比如，祥林嫂，她着重的是捐门槛这一段，强调阴世间两个丈夫分割一个女人的情节。王魁和敫桂英，是敫桂英还魂的一节。梁祝呢？是“劈坟”。杨三姐滚钉板的一幕尤为惨烈。小孩子听得煞白了脸，团在她身边，又怕又要听，不停地求道：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。

奶奶有时也会讲她们乡下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也是恐怖的，是另一路的恐怖，透着乡俚气。奶奶乡下的乡俚气，多少有一些妖冶，不完全是质朴的。所以，听起来，也有些像舞台上的戏文，很有颜色。有一个是关于娶新娘子的，红颜绿色的迎亲队伍里，走着一顶花轿，坐着凤冠霞帔的新嫁娘，可她偶一抬头，回眸之间，却一龇牙，露出了鬼的真相貌。就这样，她将噩运带进了这户农家。还有，小鬼寄生的故事。这家夫妇，生下孩子总是夭折，至多养到一岁，夫妇俩伤透了心。后有通灵者授计，再生下孩子，就用剪刀剪掉他的脚指头，好叫他走不上门来。于是，那对夫妇便照办了。剪刀夹住婴儿的脚指头的时候，婴儿突然睁开眼睛，那是一双成人的眼睛。这是最恐怖的一刻，故事的高潮。再有，垂死的人看见了阎罗王派来的兵将，提着铁链来拴他走。那铁链的叮当，兵器的铿锵，被奶奶描绘得又是狰狞，又是威风，像戏台上的武戏，艳绝。

这些故事，是和奶奶的遭遇有关系的。她早早死了男人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，她自认是命苦且命硬的女人，一生只有靠自己。多年帮佣，她是有些积攒，但也经不住三亲六戚来讨来借。借也是讨，不过说起来客气些，借去是不会还的。有多少人靠在她身上啊！女儿说了婆家，女婿要读高中，要她供。外甥子在县剧团学戏，头三年只管吃和住，穿的，也要她供。妹夫生绞肠痧，开刀，又是她的钱。现在，孙子说媳妇了，就更耍她开销了。

她过继孙子时，上海的一些老姊妹，都劝她不要。现在就是人靠她，将来靠人能靠得住吗？不过是增添些要钱的户头。她现在做的这家东家，也劝她不要，不如自己把住钱可靠。还带她到银行里开了个折子，让她往上存钱，乡下人来要时就说，钱在折子上，不到期不好拿。可她还是过继了孙子。孙子其实是侄孙，她大伯子家的孙子。这年女儿就要出嫁，一嫁出门，房子就归她大伯子了。有了孙子，虽然还是归大伯子家里，但也是她的家。她老了，做不动了，回乡下了，就名正言顺地住进去了。为了这一天，她很有心计地给女儿结了一门姑表亲，亲家是她的哥嫂家。再退一步说，孙子不认她，娘家兄嫂也得收留她。虽然在上海做了三十年，有了上海的常住户口，但她不得不做告老还乡的打算，她这样借钱送钱，究竟也是为了临到那时，众人念她的情，不嫌弃她。有一阵子，乡里传出女婿和班上女同学相好的事，她托人写信去责问，女婿回了一信，信上说：“喝水不忘掘井人”，晓得是小孩子嘴乖，可这话还是说到了她心里头。奶奶不就是个掘井人吗？